

DOI: 10.12361/2705-0866-05-09-140598

李清照诗词中的通感现象

杨 婕

哈尔滨师范大学, 中国·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通感作为一种常用的文学艺术修辞手法,将人的不同感官沟通起来,与人们内心的情感认知相交融,使人的审美感知更加立体。李清照是宋代著名的女词人,她的作品中大量运用了通感这一手法,其诗词体现了其特有的女性意识和家国情怀。本文意在李清照诗词通感现象进行分析,并进一步分析其情感,以期深入理解其诗词内涵。

【关键词】李清照;通感;诗词

Synaesthesia in Li Qingzhao's Poetry

Jie Yang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Heilongjiang, China

[Abstract] Synesthesia, as a commonly used literary and artistic rhetorical technique, connects different senses of people and blends them with their inner emotional cognition, making their aesthetic perception more three-dimensional. Li Qingzhao was a famous female poet in the Song Dynasty, who extensively utilized the technique of synesthesia in her works. Her poetry reflected her unique female consciousness and national senti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ze the phenomenon of synesthesia in Li Qingzhao's poetry and further analyze his emotions, in order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his poetry.

[Keywords] Li Qingzhao; Synesthesia; poetry

臧克家曾用“词苑千载群芳竞秀盛开一枝女儿花”一句赞美李清照。几百年来,李清照作为宋代词坛上少见的“女儿花”,其词作深受专家学者的重视。独特的修辞艺术则是李清照词作艺术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典故以及叠字叠句的运用描绘了更为立体的诗词意境,而通感手法的运用则使得“五官感觉真算得有无互通,彼此相生了”。李清照诗词中的通感意象将女性所具有的柔美与坚韧以及对人生、家国的忧和怨具象地表达了出来。

1 感觉挪移,联结感官

陈育德将感觉挪移视为一种比较简单的通感,“是指一种感觉向另一种感觉的移动,或者说,由一种感觉引起另一种感觉”,这种“挪移”更多的是一种感官反应的直接联结,是众多诗人常用的通感方式。诗人将这种直接的反应进行艺术加工,给人以直观、具体的感受,添加个人情趣,使通感意象更具审美价值。李清照词作中对这一通感类型的运用也是最多的,也极具个人情感体验。下面大致分为三类进行阐述:

1.1 视觉与触觉的转化

《浣溪沙·春景》:“小院闲窗春色深,重帘未卷影沉沉”一句描摹环境的同时也反映了词人情绪。重重帘幕将绿树红花、鸟语花香的春色阻隔,只能看到帘幕后光的影子在闪动,“沉沉”二字将视觉与触觉沟通了起来,词人的心境将视觉上的阴影转化为了触觉上的沉重的感受。陈祖美推断该词创作于早期,词人本该同春花一同绽放的青春年华,却被这重重帘幕阻隔在昏暗的闺房之中,怎能不让人感到沉重。又如《点绛唇·蹴罢秋千》:“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一句,将衣物视觉上的薄与触觉上的轻相沟通,汗水从轻薄的衣衫中透出,就像纤细的花上沾满了露珠,少女青春活泼的形象呼之欲出,足见其与赵明诚初见时的少女情思。

1.2 嗅觉与视觉相转化

如《临江仙·梅》中“浓香吹尽又谁知,暖风迟日也,别到杏花肥”一句,“浓”字将梅花的香气从嗅觉感受转移到视觉感知,梅花所散发出的香气仿佛清晰可见。上阕

中“为谁憔悴损芳姿”一句点出了词人对丈夫的思念，本句中“浓香吹尽又谁知”写出了词人的愁怨，担心自己的容颜如同花香一样消散，一个普通妇人的形象跃然纸上。

1. 3听觉与视觉相转化

《孤雁儿》：“笛声三弄，梅心惊破，多少游春意”将听觉与视觉相沟通。陈育德说“想象——通感的桥梁”，这句词便是由听觉这一原始的感觉引发了视觉这一派生感觉，该词写于其夫赵明诚去世之后，词人清晨醒来，思念之情涌上心头，此时熟悉的《梅花落》响起，笛声让词人联想到了园中的梅花，仿佛看到了梅花绽放的那一刹那，精妙的用词，将对丈夫和故乡的思念表达了出来。

感觉挪移虽是最简单、最常用的通感类型，但它也最能展现出词人的创作能力。李清照的诗词有着鲜明的创造性，她对词句的运用往往别出心裁，带有十分鲜明的个人特色，既有《点绛唇》中少女的娇羞，也有《丑奴儿》中的大胆开放，种种情愫与通感交织使得她的词极具魅力。

2 表象叠加，沟通想象

陈育德认为表象叠加也是通感的一种类型，他认为“表象叠加可以说是多重通感，是感觉挪移的进一步的丰富、发展和深化”。简单来说，表象叠加的通感意象层次更加丰富，所联合的感官也更多。例如白居易《琵琶行》中写道：“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闲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作者在听到琵琶声后仿佛看到并听到了黄鹂在花下啼鸣，泉水在冰下流动，将听觉转化为了视觉，这是一重通感；同时，“莺语”的婉转流畅用一个“滑”字表现了出来，“泉流”因结冰而流动不畅的状态用一个“涩”字形容，将听觉转化为触觉，这又是一重通感。而像这种听觉、触觉、视觉等表象的叠加就是通感的第二种类型——表象叠加。

表象叠加不能是感觉表象的僵硬拼凑，因而追求一种感觉沟通的和谐。李清照诗词中对表象叠加这一通感类型的使用虽然并不多，但也能看出她用词之巧妙。《丑奴儿》中“绛绡缕薄冰肌莹，雪腻酥香”一句写出了词人的美妙身姿，“雪腻”二字一方面写出了女子肌肤白皙似雪，另一方面“腻”也写出了皮肤滑嫩、细腻之感。“酥香”二字一方面写出了女子身体的柔软，另一方面也让人仿佛嗅到了紫紫香气。视觉、触觉、嗅觉、味觉的综合运用，使得词的描写更加立体生动。《玉楼春·红酥肯放琼苞碎》一词以咏梅来抒情，首句“红酥肯放琼苞碎，探着南枝开遍未”中用“红酥”来形容梅花花瓣宛如红色凝脂，一个“酥”字将视觉上的红梅与味觉上的口感相沟通，这是一层通感；同时，一个“碎”字仿佛让人听到了梅花绽放时破碎的声音，词人将视觉与听觉相沟通。李清照将视觉与听觉、味觉相联系，用“红酥”、“琼苞”等准确新

奇的用语巧妙地写出来梅花含苞未放的景象。《满庭芳·残梅》中“更谁家横笛，吹动浓愁”一句，作者由眼前落梅之景联想到古曲《梅花落》，由视觉转为听觉，这是一层；“愁”是作心中的仇仿佛被笛声吹动，由听觉联想到了情感，这是一层；而且用一个“浓”字写出了愁思之多，心中的情感好像拥有了实体，愁思多到人们视觉可见的“浓”，将情感与视觉相沟通，这又是一层。词人触景伤情，由视觉到听觉再到视觉的转化加上情感的融合，使得情感的表达更加细腻浓烈。

《玉楼春》和《满庭芳》两首词创作于崇宁年间新旧党争时期，李清照因为父亲李格非而受株连，以物寄情，情感积淀、联想想象与感官感知构成了李清照诗词的表象叠加，其创作才能也得到了进一步展现。

3 意象互通，同感共振

人们通常认为通感现象只限于五官感觉之间，但是陈育德指出“人的内在情感、思想、意趣与外在事物之间相互融通的关系，简单的说，就是意、象互通，不仅应当作为通感的一种类型，而且是更为重要的表现形式。”他将人的情感、思维活动、意志等主观精神与五官感觉间的沟通视为最重要的一种通感类型，即意象互通。“意”（即人的意志思维）与“象”（即外在事物）是有必然联系的，并且强调“意”在这个联系中的重要作用。恩格斯说：“除了眼睛，我们不仅还有其他的感官，而且有我们的思维活动。”

李清照中晚期的作品更能看出“意象互通”的特点，这些作品大多表达的都是悲情。陈育德将意象互通分为两种，李清照诗词中大多数属于“意通于象，以象表意，以物类情，把主观情感物态化”。如《点绛唇·闺思》：“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一句将抽象的情感“愁”被“缕”字具象化，以丝线喻愁情，情感化为视觉上的实物，愁绪刻画得更为细致。又如《临江仙》：“谁怜憔悴更凋零，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中将人“憔悴”的状态比喻成如同花草树木一样“凋零”的视觉物象。再如《武陵春·春晚》：“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中“愁”本无实体，谈不上“载”，而此时词人却说害怕舟无法载动自己的愁思，沉重的情感就化为触觉上的沉重之感，“愁”拥有了实体，使感觉更加直观。《蝶恋花》：“独抱浓愁无好梦，夜阑犹剪灯华弄。”《满庭芳·残梅》：“谁家横笛，吹动浓愁。”《行香子·七夕》：“正人间，天上愁浓。”等词句都将抽象的“愁”转化为视觉上的“浓”，让人感受到愁之多。《孤雁儿》：“沉香断续玉炉寒，伴我情怀如水。”则将悲苦之情化为具体可感的“水”，词人的情感如同水一样绵延不断，抽象的情感转化成了视觉物象。

意象互通的运用使得情与景、“意”与“象”融合的更加完美,此时的景色是经过作者心境烘托后的,已经不完全等同于其本来面目,例如“杨柳伤别”、“海棠微醉”、“落日含悲”等都已经使物象带有了人的感情,不仅使得物象更加灵动,也使得人的情感表达更加具象。

4 女性柔肠, 意象对比

李清照作为一名女性,她的词作总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女性特色,在通感意象的使用上,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李清照的词作与同时期的男性词人的差异。

4.1 环境意象的选择

纵观李清照的所有作品,我们可以发现“花”这一意象在其词作中随处可见。有“误入藕花深处”的荷花,有“暗淡轻黄体性柔”的桂花,有“援尽梅花无好意”的梅花,有“绿肥红瘦”的海棠,还有“欲谢恐难禁”的梨花。词人借花抒情,展现了女性特有的柔美。李清照在运用通感手法时,也使用了不少花的意象。如《玉楼春》:“红酥肯放琼苞碎,探着南枝开遍未?”用“红酥”比喻梅花花瓣,从视觉、味觉两方面对梅花进行了描写。《渔家傲》:“雪里已知春信至,寒梅点缀琼脂腻。”中“琼脂腻”三个字将梅枝着雪后的丰腴之态描绘了出来,将视觉与味觉相沟通,传神地写出了腊梅迎寒独开的高傲姿态。

而男性词人则更多使用山、江、酒、月等意象。“月”之意象,如辛弃疾《喜迁莺》:“暑风凉月。”夏夜月亮高挂天空,冷色调的月光给人们带来凉意,这种视觉与触觉的转化,使得意境更美。又如姜夔《扬州慢·淮左名都》:“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踏莎行》:“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与辛词有异曲同工之妙。“酒”之意象,姜夔《角招》:“伤春似旧,荡一点、春心如酒”将抽象情感化为具体事物。“山”之意象,如姜夔《踏莎行》:“淮南皓月冷千山”洁白的月光令人感到清冷,仿佛重重叠叠的山峰也变得清冷。

4.2 情感意象的比较

李清照身为女子,她的诗词中所用意象也都是深闺女子所能见到的事物。如《满庭芳·残梅》:“更谁家横笛,吹动浓愁。”中的“笛”,寄托了词人的忧思。又如《武陵春·春晚》:“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中的“船”的意象。这些意象所传达出来的感情也给人一种女性独有的细腻质感。

而身为男性的辛弃疾、姜夔等词人所选意象则更加丰富,有闺中女子所见之物,如姜夔《长亭怨慢》:“算空有并刀,难剪离愁千缕。”而在李清照《点绛唇·闺思》“柔肠一寸愁千缕”中,也将愁情比作丝线;又如姜

夔《浣溪沙》:“画船愁过石塘西。”李清照《武陵春·春晚》:“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都用“船”载愁,将愁化作实体。也有与战争有关的意象,如姜夔《扬州慢·淮左名都》“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中“角”的意象。又如姜夔《凄凉犯》:“情怀正恶,更衰草寒烟单薄。”描写了边城战后秋日之景。辛弃疾《木兰花慢·席上送张仲固帅兴元》:“更草草离筵,匆匆去路,愁满旌旗。”中的“旌旗”。这也体现了男女词人的不同之处。

总之,通感作为一种将人的主观精神与客观感知沟通在一起的修辞手法,对表达情感有重要作用,也依靠情感的铺垫,不论是两种生理感觉的简单转化还是情感与实物的联想转化,都是艺术家们在其情感的驱动下完成的,也使得艺术家们的情感有了外在可感知的意象。李清照作品中的通感意象受到她身世、心境的影响而丰富多样,也极具创新精神和发散思维。通感手法的使用对其情感和审美价值的体现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她的诗词更富美感。

参考文献:

- [1] 陈育德. 灵心妙悟——艺术通感论[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5.
- [2] 陈祖美. 李清照词全集[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21.
- [3] 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 李清照诗词鉴赏辞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社, 2020.
- [4] 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 辛弃疾词鉴赏辞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社, 2020.
- [5] 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 姜夔诗词鉴赏辞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社, 2021.
- [6] 苏红霞. 女性审美文化·宋代女性文学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7] 吴竹芸. 李清照词中“花”之意象浅析[J]. 大观, 2019(11): 165-166.
- [8] 罗斯宁. 李清照与宋代女性词人[J]. 中山大学学报, 2000(01).
- [9] 杨海明. 凄清孤寂: 李清照词所表现的女性情怀[J]. 文史知识, 2000(08).
- [10] 张忠纲, 蔡维. 李清照的女性意识[J]. 文史哲, 2001(05).

作者简介:

杨婕(2000.3-),女,汉族,山东烟台人,哈尔滨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22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研究方向: 汉语国际教育。